

甲午英雄谱

本书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，
描写拱卫军总兵徐邦道、毅军四川
提督宋庆等一批前线爱国清军将
领，塑造一批下层兵官及爱国民众
的艺术形象。奇在以杂居的昌隆庄
园大院为平台，自下而上创造一个
观察中日战争进程的独特视角。



JIAWU
YINGXIONGPV
冯树武◎著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

甲午英雄谱

JIAWU YINGXIONGPU

冯树武◎著



中国经济出版社
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甲午英雄谱/冯树武著

北京: 中国经济出版社, 2013. 11

ISBN 978 - 7 - 5136 - 1577 - 8

I. ①甲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8641 号

责任编辑 杨邵川

责任审读 霍宏涛

责任印制 张江虹

封面设计 任燕飞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

印刷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8.25

字 数 387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36 - 1577 - 8/I · 70

定 价 58.00 元

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.economyph.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

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(联系电话: 010 - 68319116)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68359418 010 - 68319282)

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(举报电话: 12390)

服务热线: 010 - 68344225 88386794

目录

CONTENTS

第1章

江湖恩怨终解释
麋集庄园四海朋

----- 1 ----- 23 ----- 47 -----

第2章

奉军血洒平壤城
云汉受托传家书

第3章

北洋水师战黄海
经远舰沉有幸存

第4章

大院众生忧战事
铁武举告诫儿女

第5章

三少侠飞骑报警
徐总兵游说旅顺

第6章

铁虎二探花园口
拱卫军赴金州外卫

----- 66 ----- 87 ----- 108 -----

第7章

展云汉敌后孤胆
李中堂御前尴尬

第8章

徐邦道指挥阻击战
周鼎臣十三里台拒敌

第9章

金州城捷胜营麋战
副都统连顺泣走

----- 129 ----- 151 ----- 167 -----

第10章

赵怀业弃军逃走
铁城率兵勇回家

第11章

日军大连湾休整
庄园大院喋血一战

第12章

柳大侠见乃木希典
众少侠敌营劫狱

----- 185 ----- 205 ----- 226 -----

第 13 章

一郎仗义施苦肉计
青峰探监和尚岛

----- 248 -----

第 14 章

宋庆大军兵临金州
土城堡徐总兵退敌

----- 266 -----

第 15 章

宋庆军攻夺金州城
姜桂题退缩旅顺口

----- 287 -----

第 16 章

拱卫军最后巷战
密杀令日军屠城

----- 305 -----

第 17 章

宋提督犹疑撤军
大平山痛击日寇

----- 326 -----

第 18 章

西大营兄弟掰脸
宋庆军退守田庄台

----- 349 -----

第 19 章

西炮台乔干臣发威
田庄台清军决战

----- 370 -----

第 20 章

朝廷签卖国条约
三国干涉还辽

----- 390 -----

第 21 章

宋提督接收旅顺
铁武举为俩儿完婚

----- 411 -----

第 22 章

西山修坟立碑
万忠墓公祭赏剑

----- 430 -----

第1章 | 江湖恩怨终解释 麋集庄园四海朋

辽东半岛南部雄关重镇金州城，乃建于明修于清，东西长千米，纵深南北八百，四门筑瓮城。

时，光绪年间，满汉八旗驻防兵经淘汰，辟建练营常备军。由金州副都统衙门统辖。衙署设东街。

西街广场上，正热闹非凡，汇集很多人看擂台上打擂。连街上的摊贩都停了叫卖的吆喝声，麋集于擂台这边来。擂台两侧悬挂两幅条幅，上联是“拳打辽南武林”，下联是“脚踢华夏敌手”。立擂者是日本武师武田信雄。人长得肩宽腰壮，两臂如椽，浓眉圆目，两撇小胡，兀傲的精志。

金州武术馆几位名宿掌门人，皆被其打个落花流水，出现冷场。

“哪位上，哪位敢上？”主持人招呼着，在台上走来走去。他是位武林界人，大方脸，身材魁梧，穿云边排扣短衫，扎脚裤，云底鞋，步履矫健。“哪位上，哪位敢上？”他重复着这句话。但也没忘记宣传纪律：“比武打擂，切磋武功，点到为止。”

日本武师身后立一日本青年，乃日本武师之侄，其侄身后边坐一三角脸三角眼的日本人，年约三旬，他是中国通，充当翻译和日本武师的经纪人。他目光藐视着围观的中国民众，只是不开口。

台下一位中国青年忍耐不住骚动着身子，嚷道：“拳打辽南，脚踢华夏，这也太狂妄了。日本武功有何出奇高招？”

那台上的日本青年操着半通的中国话说：“你的，不服气？上来。”

主持人没理睬台下中国青年，更没理睬那日本青年，还是一门子吆喝：“哪位上，哪位敢上？有真功夫的朋友，与日本武师比武这机会难得呀！”

台下中国青年受不得辱，真的要上，被身边一长者一把拉回来，低语说：“武真，我们不是来打擂的！”

“爹，那日本人也太猖狂了。”那青年愤然说。

那长辈五旬上下，说：“别误我们的正事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看着。”说完抬眼望望天空，太阳正西斜，他粲然一脸金辉。身边还有一位娇美女孩，约十六七岁，说：“哥，听咱爹的嘛。”

台上那主持人还吆喝着，还是没人上，台下那青年，忍耐不住地说：“喂！主持先生，你别吆喝了，你也是中国人，你打呀！那日本人要拳打辽南，脚踢华夏，也包括对你，你跟那日本武师打嘛，别光说不练，大家说对不对？”

他这话引起一阵共鸣，台下嚷嚷起来，说：“对，对呀，你吆呼得这么欢，你站出来打呀！”还有知底细的人说：“铁武举，你再不出手，辽南武术界可掉架了，该出手了吧！”

原来这主持人姓铁，名平川，乃清朝最末一届武举人，是辽南武术界名人。他见那日本武师确有真功夫，堪称日本武林一秀，便主动出面帮其立擂，为的是中日武林人氏更好地切磋武功。

此时，铁平川拱手抱拳，谦道：“现在的机会留给武林同道，留给大家，切莫错过。哪位上，哪位敢上？”他在激将。

那台下青年的父亲，分开众人说：“铁武举这么说，你是肯定要出手了，那我先来！”说着纵身跃上擂台。

铁武举恭道：“这位兄台，请报姓名。”来人答：“姓杜名天佑。”然后说了一句“我打完了，你打。”话里装着下半句：“然后再决定，我俩打与不打。”

那杜天佑招那日本武师说：“过来！你这个东洋人，太嚣张了，让我

教训教训你！”说完抬臂翻掌向自己这边拨动两下，显出一种藐视对手的态度。

那日本武师，近前几步，说声“兜走（请）。”便拉开架式，趋身进招。

两人体魄相差不多，杜天佑更显轻巧灵活一些。两人陡然相撞一起，瞬间变作豹虎厮杀，鹰爪龙蛇，抓咬对方，很难看清双方或击、或抓、或踢或制对方招式，便如相撞一击的两头山羊又陡然退回撒开，绝无老牛顶架般地纠缠一起。尤其杜天佑每次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招，又陡如弹簧一弹崩开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内行从杜天佑灵活的八方步法，灵活闪动的身影，自看得出这是梅花桩拳法。对日本的空手道武功都听说过，但没见过。此一见，那柔韧刚健的腰技身法，拍掌抓狠的力度，两足生根的跨步，着实令人心头一悚。

但杜天佑的迎风双撞掌、过肩摔、鬼影变形等几式屡用不爽，着实把武田信雄摔得实拍拍，痛得龇牙咧嘴。而他，刚硬的腿法，虎爪勾魂、拧身反摔也让杜天佑难以招架，几次身落尘埃。两人大战，旗鼓相当，棋逢对手，汗津津地直流。

铁武举专心评判。

台后他的长子铁龙、次子铁城瞪目关注地看着中日武林高手对决。但，杜天佑的女儿沉香美丽的容貌却不时吸引着铁龙的目光，他一拉二弟走到前台台下，与杜武真、杜沉香搭话。

铁龙说：“喂！认识一下，我叫铁龙，这是我二弟铁城。”

杜武真凝目斜视，问：“为什么要认识你们？”

铁龙说：“你的父亲武功真棒。”抬手指向台上说：“擂台主持是家父。”

杜武真“哦”了声说：“原来是铁家公子，我叫杜武真，这是我妹子沉香。有何赐教？”

铁龙说：“客气了，就是想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”沉香眼仁带笑，

看着英俊的铁龙，铁龙的目光落在沉香俏俊的脸颊上凝固，沉香脸色赭红。

杜武真抬手把铁龙的目光晃回来，指了指擂台上的对联，说：“既是你父亲主持打擂，为何让日本人挂这样蔑视中国武林的对联条幅？”

铁龙解释说：“是那位日本武师坚持要挂，我父亲同意，是想让他领教一下中国功夫的厉害，答应立擂三天，得到副都统衙门的认可。”

杜武真心说：难怪有清兵来维护秩序。那清兵哨官正注视台上。

擂台上两人还在搏击，杜天佑主动出击，钻进去抬腿摔未果，反被对方借势摔倒。那杜天佑一个滚翻出圈。对方进招，杜不退不躲，迎步双拳震撞将对手摔出丈余。博来喝彩声不断。那杜天佑不时望一眼天空，太阳向西山坠落。

一哨练军在擂台外围维持秩序，哨官冯镇北呼道：“要关闭城门啦。”

杜天佑叫停说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还有事。

铁平川宣布两方打平。大战五十回合，双方也都打累了，谁也无法取胜，皆信服地点头。

杜天佑甚是遗憾地说：“铁武举，看不到你与日本武师比武打擂了。”那武田信雄说：“我的，与铁桑交过手了，我的，败了败了的有。”

杜天佑一愣。铁平川解释说确有其事。

原来前日，铁平川来金州振威武馆想找几名护院，他与馆主是朋友。其时，武田信雄来武馆叫阵，将赵馆主打伤，徒弟们不忿，操械围攻武田信雄，连其侄武田东营、翻译川岛丘茨都拔出佩刀。正这时，铁平川赶到，喝令众徒放下武器。然后与武田信雄单挑比武，三十回合便将其打败。杜天佑听完哑然“嘿”地一笑。铁平川忙道：“那环境对武田大师不利，有机会公平地再比一次。”

武田信雄忙道：“铁桑的螳螂拳，让我极不适应。就如今日，杜桑的

梅花桩拳有些招式，我感到无法应付。中国功夫大大地厉害！”

杜天佑指了指擂台两条对联说：“既然知道中国功夫大大地厉害，那为啥还这样写，藐视中国武林？”

武田信雄说为的是能与中国武林高手交手。铁平川说他不赞成日本武士挨个去武馆寻衅比武，那很容易失控闹出人命伤人。所以帮其立擂，公平比武。杜天佑告辞，带一双儿女急急地出了城。

杜天佑的络子在辽河下游与双台河之间那一带，报号“老天”。手下有七八十人，多数是渔民，平时便以打鱼作掩护，有生意做，便操家伙集合，然后再分散，化整为零。这次他带人出来，是涉远对盖州、复州、金州一带，进行采风，对流动的肥羊户，无论货走陆路还是水路，他都认真地观察，对选中的重点，还就地安插钉子、眼线，其中就有金州南岭关屯，岗西在建的昌隆大庄园，连护院大炮头铁平川，是清朝末班武举人的身份都打听清楚了。所以，当他带儿女回路金州，遇到日本武士打擂，主持打擂的正是铁武举时，他便想试一试铁武举的武功。所以上台打擂时对铁武举说了“我打完了，你打”那莫明其妙的话。可他没能一举打败日本武士，下边的打算就落空了。日本武士说与铁武举交过手，日本武士败了，说明铁平川的武举人名不虚传，当然他们交手的环境不公平，未必反映出真实水平。但铁平川的武功也定然不在他之下。他使的是螳螂拳，这对日本武士是陌生的，可对他并不陌生。真交起手也未必处于下风。他边走边这样想。

城外有马，他的人在等他们父子三人，一阵急驰赶去盖州准备去那里打宿。杜天佑一直没有说打擂的事。武真安慰说：“爹，你虽没胜，但也让那日本武士不敢小觑，领教中国功夫的厉害，不敢像那副对联写的那么嚣张，我看他后来态度恭敬多了。”

杜天佑只“哦”一声。杜武真告诉爹，那铁平川的两个儿子找他和妹妹来套近乎的事。杜天佑问道：“什么目的？”

杜武真一笑说：“看上我妹妹了呗，你看铁家大公子那眼神，我妹妹

若是雪球，就被他看化了。”

“语言轻薄？”杜天佑问，态度很严肃。

杜武真摇头，说：“不是那种人。”

“驾——”杜天佑策马一鞭，马提速奔驰。杜家父子谈话，拖在后边的沉香没有听见。她在想她的心思。

铁平川兑现了他的承诺，立擂三天。后来与日本武师打成平手的是一老一少，少的是位清军青年军官熊道山，西川青城派弟子。而打败武田信雄的只有大游侠柳云烟，其功深不可测，武田信雄相差甚远，气得跪地不起。铁平川盛情相约去昌隆庄园一叙。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。他也感到收获颇丰，与柳大侠结友。柳大侠的绝世武功，更让铁龙、铁城羡慕不已。那日本武师敬服得欲拜柳为师。柳飘然而去。

铁武举带两儿子赶回昌隆庄园，却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。庄园主对正在兴建的庄园叫停，把木瓦工程队全辞了。庄园预建的院落只完成四个，值班的二炮手展忠候也说不清楚为啥。只说，厉庄园主留话，让他俩和护院炮手们一个都不要走，看好庄园和建房的石材、木材等物资。

庄园选择山南坡百余亩土地，地有一处很旺的温泉，东临涧漕之水和通关官道，隔岗便是岭关屯。经风水先生观测，乃一风水宝地。

展忠候是南方蛮子，他的武功和枪法是厉庄主经过测试考查的优胜者。年薪劳金给到一般炮手的五倍，为市行木瓦工的10倍。铁平川是靠他清末武举人的名声请聘来的。除几十名护院，住进来的只铁展两家。老铁的老伴早逝，身边除龙、城二子，还有二女和一个小儿。展家是老两口，两儿两女，大儿云汉，二女儿云秀与铁家大儿铁龙、铁城、铁兰年岁相仿。两家入住庄园东前第二院。东前一院，院墙角筑有二层炮楼，与大庄园原规划的东院东北角的炮楼相呼应，镇守东涧水和通关官道，此时只建起了炮楼，显得孤零零的，更加远古，如同古烽台的遗物。

庄园建筑叫停，铁家人心里慌慌没底儿，不知自家以后如何，铁平川

也疑惑着，一夜都没有睡好，夜里起来喂两次牲口。展忠候也起来两次，约好了似的。碰到一块儿相视苦笑。这里还有两驾马车，由他们照着。喂完牲口两人闷坐着抽一袋烟，都心里有事。庄园这待不下去，损失最大的是他俩，年薪劳金那么高……

庄园主带着他的大管家赶来，乘马车来的，从金州北到这很远。在一间收拾好的客厅里召见老铁和老展，喝着庄园主带来的一刻花竹筒里的茉莉花茶。老铁、老展两人眼里爬满血丝，嘴里苦巴拉唧，喝茶也没味道。

厉庄园主是位很慈面的勤恳人，讲述他停建庄园的原因。他本不想学老山西人，落叶归根的思想那么浓，少小离家老大归，拼争一辈子回山西老家盖庄园大院，就如最势力的乔家大院。他说生他是山西，养他乃辽南，他喜欢这里的气候、土地和大海，才在这里扎根建庄园。他很欣赏山西同乡李氏兄弟在庄河建筑的长德隆庄园，他去参观过。然，他是独生子，父母年事已高，又决心不背井离乡，他就只有唯父母之命是从。他的子女们年岁太小，只有放弃这里，迁回老家。

铁、展二人皆感到惋惜。

厉庄园主安排说，贵重的家具精瓷玉器收藏品和衣物都要请两位协助送回山西。大件走旱路，由铁平川带护院护送，小件走水路由展忠候带一小部护院护送。申言江湖险恶，路途遥远，两人各自准备，不许沟通信息，尤其出发时间和具体路线，皆出于安全着想。

两人应诺。

押运费用，厉庄园主明确说，货到达，两人各赐享一院，余两院托其代卖。

铁、展两人欣然体感到庄园主的优厚照顾，当即签下契约。

几天后铁平川准备停当，赶庄家两辆新租大车，集合押镖护院，赶到金州北厉家大院：实是零星购置的几户居民小院加套院墙而成。时，厉庄主已携家人于日前离开，自是由展忠候带人护送从水路走的。厉家管家主持操办，大宗货物已装箱打包。铁平川指挥装车，勒绳捆紧，然后率队伍

出发，插黄镖旗。

日本武师三人住金州城东街一家客栈，自比武打擂之后，武师便把自己关在客房里，闭关悟道。来到中国，他横扫辽南武林，气焰嚣张。到金州立擂，两平两负，使他锐气顿减，冷静下来。铁武举的铁臂螳螂拳、杜天佑的梅花桩拳、青年军官的青城派武功，尤其大游侠柳云烟神秘莫测的高深武功，让他已坠入烟海。他开始琢磨对手的武功招式，比较自己的差距，思索着、写着、画着，时而比试着，反复推敲，废寝忘食。

叔父着魔闭门不出，川岛丘茨四处游荡有时几日不归，可苦了武田东营，身在异国，孤寂无奈。从小父母双亡，是叔父把他带大，逼他习武，他不上心，经常跑到街上去混。便结识比他大10岁的川岛丘茨，请他下馆子，成为好友。那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，国力强盛，皇军和“武士道”精神备受推崇。日本民族侵略意识膨胀。睦仁天皇胸中冲涌着侵略中国的野心。军界培养大批外围间谍、商旅和武士，纷纷涌入中国刺探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情报。川岛丘茨被选中，其优势是他10岁随其父来中国，一待便是六年，使他成了中国通。他接触武田东营的目的，就是策划日本武师来中国切磋武功，以此掩护他来中国进行间谍活动。“东营兄弟，你叔父若想去中国求学深造，我愿意给他当翻译，你想学中国话我教你。”川岛如是地说。

经过半年的筹款和语言练习，终于成行。

一天，武田东营把饭菜小心翼翼地端进客房里间。“放那儿，出去！”叔父不耐烦地呵斥。退出来，武田东营当川岛丘茨面发牢骚说：“这个老怪物，真让人受不了。”川岛三角脸三角眼局部搐动，招武田东营近前说：“你叔父误入歧途，神志不清。现在的中国各派武功，多属江湖耍把式卖艺，招式花哨，中看不中用。真正实用的武功藏在军界。”

见武田东营愣然，川岛继续说：“上台打擂那个清军军官，那么年轻，你叔父就拿他没辙，因为姓熊那小子是军界武功，招招实用。所以你叔父若想学真本领，就得找军界高手去打，去切磋武功。”

东营说：“那得去清军兵营，军事重地岂能让进？再说，我叔父也不会去自找麻烦，不行，不行。”他摇头。

川岛再把他招近些，低语一番，武田东营眼睛一亮，连连点头说：“这办法好！”一顿说：“没危险吧？”“保证没有，为了你叔，我配合你！”川岛打了包票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武田东营来到金州副都统衙门硬往里闯，俩清兵岗哨忙挡住。武田东营一个右崩拳击一岗哨太阳穴将其打晕，再回踹一脚又倒下一个。正巧被值勤哨官镇北发现，冲过来迎击，只十几个照面，便把武田东营擒住，众兵上来扭绑押进兵房。

川岛丘茨跑回客栈，搬来日本武师要人。川岛翻译过来的话，不是日本武师的原意，变成火上浇油带有侮辱性的语言：“武师说，你们这些中国猪，竟敢抓我大日本武师的侄子？快放人，不然我砸你们衙门。”镇北一听火冒三丈，骂道：“你这条日本老狗，一直藐视中国人，这又跑衙门来闹事，看我教训你！”说着冲上来就打。加上兵丁，群殴日本武师。川岛则闪至一边，漫不经心地扫视副都统衙门，这是前院正房，五楹为印务处左右司，衙门办公机构，透过一连串的穿堂门庭，可见好几个院落。这都统衙门是几层叠院建筑，气势恢宏，一色青砖斗拱，古雅庄严。前院有东西厢房，东厢房驻有守卫兵丁。他一览无余，窃然一笑。

由卫队簇拥走进来的拱卫军总兵徐邦道，扫一眼院里混乱的场面，目光刷地落在卖单的日本人川岛身上，心里便打个花儿地一动。陪同徐总兵来的营哨官熊道山一眼便认出日本武师武田信雄，指给徐总兵说了几句，便冲过去为日本武师解围。

正这时副都统连顺大人已被找来，下令把闹事的日本人抓起来。守卫兵们端枪持刀刷地围上来。徐总兵忙过来说：“连顺大人，请慢，这日本武师不能抓。”“咋不能抓？他敢跑到我副都统衙门来闹事？这还得了？哎，徐总兵，你怎么来啦？”“来看你连顺大人呗！”徐总兵说。卫兵们刀枪向内压缩了包围圈，熊哨官护着日本武师，被困包围圈中。徐

总兵急道：“这位日本武师曾在金州立擂，是你连顺大人批准的，铁武举亲自组织并担任裁判，他来府衙定有原因，千万别搞僵了，那会授人以柄，影响中日两国关系。请连顺大人考虑。”连顺副都统顿思，接受袍泽意见，喊一声“停！”撩手命令兵丁们退后。把值勤哨官镇北叫过来，问明缘由，然后偕袍泽好友徐总兵，把日本武师和川岛带到守卫兵房问话。武田东营交代他闯府衙，意在引叔父来与军界高手比武。川岛丘茨承认，这点子是他出的，意在帮日本武师走出练武歧途。日本武师心里明白叔侄俩上了川岛的当，但没说，只是向连顺大人和徐总兵再三道歉、认错。徐总兵求情说：“请连顺大人高抬贵手。”连顺副都统说：“你们回去吧。”

放走三个日本人，两位大人回到后院副都统的办公室密谈。徐总兵说：“日本向中国派遣间谍已发现多起，此事令人担忧。旅顺两大堡垒群控守严密，可你这金州古城百姓众多，出出进进，鱼龙混杂。”“那有什么办法，日本人与中国人长相一样，只若会说中国话不穿日本和服，或者闭口不语，你就绝难分辨得出。”连顺大人如是地说。也确如此。徐邦道：“好猎手总能分辨出动物的伪装，这你得培训一支反间谍专业侦察人员，不能说会说，但一定得听得懂日本话。”“非一日之功。哎，徐大人，刚才那三个日本人会不会是借故闹事，实行情报侦察？你为什么坚持要放走？”连顺大人突发疑问。徐总兵说：“那个川岛令人怀疑，但无证据，那个日本武师不必怀疑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一个酷爱武功，练功几十年，其武德修养已根深蒂固，一般不会充当侵略者的帮凶。”徐总兵的武德修养之高，让他有惺惺相惜的感觉，也是一种领悟。

这个话题一结，连顺大人笑问：“徐总兵，我们袍泽之谊，你定是有什么心结解不开，来找我倾诉的吧？”徐邦道点头：“知我者，连顺大人也。”“快说。”连顺大人催道。徐总兵忧国忧民，忧于战事，他说：“旅顺堡垒林立，可谓固若金汤，大连湾海防堡垒群已投入使用，敌人从海上进攻实为难事。但若从陆路进攻，抄我海防工事后路怎办？”“徐大

人，你是说敌人通过我金州城防线，从陆路南下？”连顺大人为之一惊，立紧眉头，他显然心中无底。徐邦道说：“就是呀，金州古城实乃一座孤城，守城之兵一营二哨，你能守得住？”“哎，归我统辖的练营常备军，熊岳城和复州城还有两个守备营呢。”“我知道，也帮你想过，你虽为正二品大员副都统，可在熊岳、复州两地置军是经过盛京将军认可的，到时候恐怕调不动。”“那怎么可能？他们都是归我这副都统统辖的。”徐邦道说：“我不跟你争，你金州城另一个可依仗的，就是大连湾炮垒群驻军，分统官赵怀业的怀字军主守，我的拱卫军协守，你想利用金州衙门辖地的关系，争调协防，可你也得有北洋大臣李中堂命令才行。一旦你什么都指望不上，连顺大人，老兄你怎么办？”看连顺大人惊讶哑然，徐总兵继言道：“所以，我希望金州一线要加强防御工事，构筑连营堡垒群，以断大连湾、旅顺海防后患。这你得向盛京将军请奏，我虽为正二品，但总兵官没有上奏权，正愁呢，如何把建议反映到北洋大臣，直至朝廷，最好让皇上御览，引起朝廷的重视。”连顺大人愣思许久，一拍大腿说：“难！”“不难就不专程来找你了，我憋了许久。”徐总兵说。连顺大人说：“找我顶个屁用？我可以向盛京将军写个建议，可建那么大防御工事，连北洋大臣都未必说了算，何况又是北洋大臣权限之事，盛京将军不可能找那没趣，骂我不守本分那是轻的。至于你往上捅奏折，轻了说你出风头，重了说你有野心，弄不好这个总兵就得摘顶戴花翎了呀！”虽袍泽好友，但这话够直的。徐总兵直觉有口气被噎回去，一门子搔头。之后，两位大人大眼瞪小眼，无可奈何，空有凌云志，爱国心，灵魂被打回原位，本职的原位，俗话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该干啥干啥去。

三个日本人各怀心腹回到客栈，武师说：“川岛君，你想干什么我明白。”他是指他已猜到川岛可能是日本间谍，他们叔侄上了川岛的当。因为他在国内就听说过，日本大量向中国派出间谍，收集各种情报，他也预感可能大不道德的事情发生。但他热衷武功成痴，很少过问世事。此时不便明说，一怕影响他们叔侄的名声，二怕说破可能带来危险。便借此事

宣泄说：“川岛君，从今天起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”他要驱走川岛。侄儿不解，还为之求情。川岛威胁说：“没有我，你们叔侄俩寸步难行。”“不要再说了，我意已决。”日本武师性子倔强，带侄子离开金州，按着铁武举老英雄的邀请，来岭关屯庄园大院，铁武举走镖未归，大院武馆馆主柳云烟接见了他们，英雄相惜，便安排他们叔侄住下来，住进西门房。

铁武举和铁龙、铁城骑马挎刀背枪，驰骋呼应。

车队穿盖州，过水没营（营口）辽河大桥，抵田庄台，绕路西行。走的是经大洼地、锦州奔山海关的捷径。从田庄台奔双台河桥这段几十里是低洼地，路可走，但路两边庄稼寥寥，接壤茫茫的芦苇荡。四辆拉镖的大车，二十护院组成的押镖队伍，行进于芦苇荡之中，万籁俱寂，仿佛消逝于无形，令人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。

铁武举为蹲竿护院，非挑竿走镖，他不熟悉这段路程发生了什么，存在着什么。正所谓远怕狼，近怕鬼，他担心的是土匪。他大声地招呼道：“喂！大家注意点，抖起精神，这段路不安全！”

穿芦苇荡，本就瘆人，听见大炮头一吆喝，有些护院已端起大枪，洋枪推子弹上膛，火枪已是填装了火药，神情越发紧张，蹑足而行。斜阳枯照，行单影孤。

铁龙、铁城驰马在前边开路，忽见道路被设置了路障，是些树断和石头堆砌的路障。两人立马赶回向父亲报告。铁武举令轧住车队，做迎战准备。

忽然堵路障处和左右芦苇荡里有人齐声喊道：“喂，喂！把镖车留下，人退回去，否则有来无回！”路两边的芦苇荡，是每年割，每年长，此时半茬子空地，几十米，都在枪的射程之内。

铁武举喊话道：“喂，绿林朋友，我是清廷武举人铁平川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这镖货你们不能劫！”